

〔罗〕哈拉兰勃·津凯著

赵敏善 段永龙 译

幽灵落网记



幽灵落网记

(罗) 哈拉兰勃·津凯 著

赵敏善 段永龙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HARALAMB ZINCA
UN GLONTE
PENTRU RESIDENT
ROMAN 1975

幽灵落网记

〔罗〕哈拉兰勃·津凯 著
赵敏善 段永龙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 $\frac{5}{8}$ 字数 218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5319·63 定价：1.90元

内 容 提 要

1964年7月的一个晚上，“百眼巨人-2”间谍网头目潘塔济突然打电话给罗马尼亚国家全部军官卢奇安，自称愿以交出多年来的笔记和揭露其后继人为条件，换取一张出国护照，去日内瓦安度晚年。正当罗安全部考虑与潘谈判时，间谍组织暗杀了潘塔济，并从国外派来了一个假潘塔济。

此时，一位名叫玛丽娅的老妇交出了她儿子科德鲁茨1944年7月7日被处决前写的一封信。科当时在罗马尼亚反动政府的秘密情报局供职，因领导“热爱祖国”小组，从事反德情报活动，以“叛国罪”被枪决。他请求母亲在二十年后将信交给政府，要求重审此案。

安全部在调查潘塔济、科德鲁茨案件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疑团，并且派遣安全部人员假扮空中小姐暗中监视，终于揭露了“百眼巨人-2”、“韦努斯”、“半人半马”等间谍组织搜罗律师、女明星、档案员，利用各种社交场合搜集情报的罪恶活动。

本书是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哈拉兰勃·津凯所著。故事惊险生动，扣人心弦。对提高革命警惕性有一定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幽灵复现	(1)
第二章	逃之夭夭	(36)
第三章	节外生枝	(77)
第四章	阴间来信	(103)
第五章	母亲日记	(123)
第六章	爱情悲剧	(156)
第七章	暴力死亡	(182)
第八章	走访律师	(233)
第九章	多事之日	(263)
第十章	新网夭折	(292)

第一章 幽灵复现

(一)

卢奇安、妻子莉娅和儿子坐在电视机前。正在播映一部轰动一时的美国影片。声音嘈杂，震耳欲聋。影片中的角色安静了一会儿，他这才听到了电话铃声。他恋恋不舍地站了起来……

今天这个星期天他们过得很好。借了一位朋友的汽车，全家一起去了凯亚。他们在林间草地上憩息，观赏低低的翠绿的山峦。卢奇安指望着再能在电视机前度过一个平静的傍晚。可突然——来了电话！那铃声颇带点乐意，好象中止了他十二小时的无所事事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卢奇安舒舒坦坦地坐了下来，以便仍能看到萤光屏上那位郡长的一举一动。他拿起听筒：

“喂！”

“是维济鲁大尉吗？”他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的，是我！”卢奇安答道，毫不掩饰自己忿懑的心情。

“太好啦，总算找到了您！”对方高兴地说道。“我今天给您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

“简短点。您是谁？有什么事？”卢奇安打断了他的话。

萤光屏上打了起来——拳头、酒瓶、椅子飞舞着。

“电话里我不能通报自己的姓名。”

“那您干嘛打电话呢？！”卢奇安有点火了。

莉娅感到诧异，转过身来。卢奇安打了个手势安慰她，好象在说：没有什么，你看你的电视吧。

“我打电话是为了邀请您来喝一盅，咱们边喝边叙。”那陌生人不理会对方忿忿然的语气，迅速答道。“这对您有利。对不起！我说的不够准确。这对您所代表的机关有利……”

“明天再谈吧，”卢奇安提议道。但他突然想到很少有人知道他家的电话号码。这一想法使他完全失去了看电视的兴致。

陌生人坚持道：

“我们需要今天会面。我重复一遍：我们的谈话对您供职的机关有利。”

“他怎么得知我家的电话号码的呢？为什么一定给我打电话呢？”卢奇安反问着自己，越来越感到莫名其妙。“见鬼！礼拜天，又这么晚！”

“好吧。但您到底是谁呢？”

“现在我是幽灵，”陌生人哈哈大笑，但绝无挑衅之意。

“我看您是在开玩笑……”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我们一见面，您就会明白的，我一点也不开玩笑。”

卢奇安再没有提出异议，他让步了：

“您提议在哪里见面呢？”

“还不到九点。我知道您手头有一部车子，所以恳求您来凯旋门。那里有一家夏季餐馆。”

“是粮站隔壁那家吗？”

“完全正确，大尉先生。您一进门，向右拐。墙边最后一排桌子。我坐中间那张。”陌生人急急忙忙地解释着。

“认我的记号是《火焰》杂志，我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上。”

“咳，对隐蔽手段倒还挺在行呢，”卢奇安想。他又问道：

“您从哪里打的电话？”

“从饭馆旁边一间自动电话亭打的。”

“您一个人？”

“大尉先生，请不必担心。我担保，您不会在这逍遥自在的傍晚离开家而感到惋惜的。”

“这个人挺有礼貌，还想表现得亲切一些……可能是谁呢？”卢奇安继续猜测着。他想尽量拖长谈话，于是问道：

“我到底跟谁在谈话呢？”

“这可是您猜想不到的……我能告诉您的暂时就这些。”

卢奇安感到，对方又神秘地笑了笑。

“也许我们认识？”

“您见到了就会知道的……”

“过十五分钟我来。”

“谢谢。我等您。回头见！”

卢奇安放下了话筒。萤光屏上那个逗人喜爱、精明能干的郡长打死了五个匪徒，遗憾地把左轮手枪塞进枪套。

“卢奇安，你要走吗？”莉娅问道。她的目光并未离开萤光屏：“很快就要结尾啦。”

“有事情……”

“谁给你说有事情？”莉娅责备他道。“来了电话，那又怎么样呢？你不一定要有求必应嘛……”

卢奇安拿起话筒，开始拨首长帕纳伊特上校的电话号码，但他刚拨了三个号，又改变了主意。值得为这点区区小事去打扰他吗？也许上校也在看电视。他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个晚上空闲。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弗龙泽呢？卢奇安拨了号码。大尉弗龙泽在家，立即拿起了话筒。

“你一个人？”卢奇安问他。

弗龙泽装着生气的样子答道：

“你以为我是单身汉，晚上就一定是一个人在家里闷坐？你想听到她的声音吗？她在洗澡间……我马上叫她来……你怎么不说话呢？”

“别耍笑啦。我有正经事找你……”

“你想让我丢下她一个人吗？”

“胡说什么呀！你好好听我说……”

“你打算去？”当卢奇安告诉他自己受到了奇怪的邀请的时候，他诧异地问道。

“他知道我家里的电话号码，这使我感到惊奇。”卢奇安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弗龙泽想宽慰同志，说道：

“也许是我们哪一位同事？……这位同志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想让你去，就要了这么一套神秘把戏。不然怎么能把你请出家门呢？”

“要是这样的话，也应该给你打电话啊……”

“对，你说得有道理，”弗龙泽开玩笑道。他沉默片刻，又用严肃的口吻说：“我跟你去。”

“没有这个必要。星期天晚上，你继续玩吧。明天

见！”

一刻钟以后，大尉维济鲁在凯旋门旁的餐馆门前走出出租汽车。

凉爽、饱含香气的微风从赫列斯特洛乌公园方向阵阵吹来。卢奇安感到，他对那个把他诱出家门的陌生人所怀有的愤懑心情正在消失。他回过身来，向凯旋门方向望去——在探照灯光照耀下它比白天显得更加雄伟。卢奇安走到街道对过。从紧靠粮店的夏季餐馆里传来欢快的音乐声：餐馆里一架录音机用最大音量播放着音乐。

“向右，靠墙最后一排桌子，中间那一张，《火焰》杂志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卢奇安全神贯注地回忆着。骤然，他的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要真的是开玩笑呢？要真的是我们那些爱开玩笑的家伙呢？那我可真要跟他算帐！”

卢奇安在餐馆入口处停了下来。他向右望去，找到了靠墙中间那张桌子，一眼就看到了靠在“博尔谢克”矿泉水瓶上的《火焰》杂志。当他看到了那个希望与他见面的人的时候，简直惊呆了：“怎么能猜得着呢！原来是潘塔济先生！见鬼，他从哪里钻出来的呢？这可真是意想不到啊！”他的头发紧贴在颅骨上，整整齐齐地梳成分头。卢奇安正是根据这一特征认出了他。“是的，是他……但他为什么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呢？多少年过去了？从我审讯他之后，大约有十二年了吧？……”

卢奇安决定装出自己记忆力差，没有认出潘塔济来。他选定行动策略之后，就果断地向潘塔济坐的那张桌子走去。他也看到了卢奇安，等待着他，一点也不显得神经过敏或者焦急不安。

“可以坐在您的桌子旁吗？”

“请吧，”潘塔济彬彬有礼地邀请着卢奇安，好象是根本不认识他。但他马上又把杂志推向一旁，象是要以此证明大尉理解对了。

卢奇安坐下，环顾四周，又细细打量了一番这个“陌生人。”潘塔济瘦多了。他会是多大年纪呢？看来，还不能说他年事已高。不过，嘴边深深的皱纹，已经塌陷的双颊，颧骨上干枯、发黄的皮肤表明，这人也是该考虑考虑自己良心的时候了。潘塔济穿着一套奶油色西服，一件浆洗得很好的白色衬衣，打着一条黑色蝴蝶结领带。“他仍象十二年前一样，一副绅士派头，”卢奇安想。“就差一顶圆顶礼帽和一根手杖了。”他的眼睛与潘塔济那一双细小的、深陷的、却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相遇了。

潘塔济感到有人在审视自己，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出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他问道：

“您还记得我吗？”

“老实说，不记得了，”卢奇安说了谎话。他此刻真后悔戒了烟。不然，现在正好可以装着在衣袋里摸香烟。

潘塔济脸上的笑容这时显露出了讥讽的神色。

“不可能吧？干你们这一行的，对脸型极好的记忆力是必不可少的。”

卢奇安作出难为情的表情，耸耸双肩，

“您当然说得对。但有什么办法呢？”他用手擦着前额，象是在极力回想着：“这么多年了……记忆力也有自己的规律……再说，眼前要经过多少人哪！”

“您好好看看我，”潘塔济鼓励着他，不掩饰自己对对方的好感。

“对，好象在哪儿见到过您，”卢奇安又耸耸肩，咕哝

道。“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见过。”这时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起来：“我看，您对我非常了解。甚至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对您也不是秘密……”

“您还是没有认出我来？”潘塔济又失望又惊奇。“难道我变得那么厉害？”

卢奇安继续按已经采取的策略行事。

“我看着您，在认真地回忆着。您再让我想想。现在请您先告诉我，您是如何得知我家的电话号码的……”

“可以，”潘塔济同意道，“我可以满足您的好奇心。有一次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我现在是养老金领取者，无所事事……是的，您没有听错：罗马尼亚政府给我发放养老金……”

大尉维济鲁想，潘塔济强调最后一句话是不无原因的。他听着，回忆着。那是一起“幽灵”特务案。十二年前，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当时是一个单位的小小的经济专家。他涉嫌此案。但因缺少罪证，又获释放。之后他的案子就完全了结了。

“就这样，我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偶然碰到了您，”潘塔济越说越来劲。“按我的老习惯，我决定跟踪您。”

卢奇安感到，潘塔济说“跟踪”一词时，怀有一种特别的快感。

“没有目的，为了开心而已？”军官诧异地问道。

“是的，”老人干脆地同意道。“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以后还要找您。就这样，我打听出来了您住的地方。后来，我研究了住户名单，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您的套房登记在您妻子的名下。由此我又得出结论：您的电话也应该是登记在您妻子名下的。您看，我没有错。这一件事我办得可

真够精细的。”潘塔济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

这时卢奇安用手心拍拍额头，“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

“等等，等等！……潘塔济！对吗？您是季别里乌·潘塔济？”

“感谢上帝！”潘塔济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一霎那间，他的面容有了生气，也显得年轻了，但是即刻又变得死气沉沉。“是的，是我。”

服务员突然出现在他们桌旁。卢奇安这才想起了他是在餐馆，才听到了音乐和人们的喧哗声。他要了一百克白兰地。服务员走了，潘塔济又想架起那座看不见的感情的桥梁。他忧郁地叹口气说道：

“已经过去十二年啦！那时候您是个年轻军官，干劲冲天，可以说是狂热地支持三六制度^①。”潘塔济俯身向卢奇安低声道：“您记得吧，1952年国家安全部进行了一次搜捕理查德·布鲁斯的行动。我也与此案有牵连！但这是另一回事。”

他伸直了腰。大尉表现出的那种神秘莫测的平静并没有挫败他的锐气。别人不一定了解，可潘塔济却深刻了解这些他与之进行了这么多年顽强、秘密决斗的人们。不过，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这个“幽灵”特务的名字能对这位安全部军官留下应有的印象。

“您还记得他吗？”

卢奇安决定沉默不语。不过，他自己想：“他这是什么

① 1945年3月6日罗马尼亚以彼·格罗查为首的民主政府上台执政。

——译注

意思呢？不管怎么说，开头还不错。可他邀我到这里来，总不会只是为了回首往事吧？谁摸得清他呢？……”

“你们那个时候把我只是稍许惊动了一下，虽然你们监视了我一段时间。说真的，是我有意让你们监视的……我看不出现在还有什么理由隐瞒，因为这出戏当时是我幕后操纵的。你们太年轻，可我那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微微把头倾向左侧，看了看卢奇安。在他的目光之中饱含着优势，饱含着一种职业性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他多少年来埋在心灵的深处，现在毫无阻碍地表现了出来，为这位老“绅士”衰老的面容增色不少。

“我们恐怕还不至于那么缺乏经验吧？”他在思想中反驳道。他愈来愈为职业兴趣所控制，愈来愈为要查清尚不明朗的情况的愿望所控制。

潘塔济这时继续说道：

“我估计得非常准确。我知道你们没有掌握我的任何罪证。理查德·布鲁斯不会出卖我。即使有这种可能……”

服务员送来了白兰地，又消失在餐桌之间。卢奇安举起酒杯。潘塔济也高兴地举起了高脚杯：

“很高兴！”

“我也高兴！”卢奇安答道。

几口酒下肚，老“绅士”作出了媚态。

“您看我有多大年纪？”他问了一声，笑眯眯地等待着回答。

“六十左右，”卢奇安想使他高兴高兴。

“噢！”潘塔济叫了一声。“六十！我不反对六十，但我已经七十啦。是啊……”他突然收住了话头，向对方表明是该变换谈话主题的时候了。他的脸色严肃了，盯着大尉

说：“您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种神秘的方法把您从家里骗了出来？”

“确实如此，”卢奇安迅速作出反应。“我们的会见不同寻常。您一个晚上都让我猜谜语，可我暂时还未找到谜底……”

“我很喜欢‘暂时’这个词。”潘塔济对谈话进程颇感满意，拿起高脚杯，呷了一口酒，继续兴奋地说道：“维济鲁先生，1952年你们对我提不出任何指控。今天，十二年之后，我自己想把当年你们寻找的罪证交给你们。这太离奇了吧？再说，这些证据今天仍然可以要我的命……”

同潘塔济出乎意料的会见，神奇的、不符合逻辑的谈话，音乐声，喧闹声，餐馆里的拥挤——这一切都使卢奇安觉得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真的。

“维济鲁先生，我不是，更确切地说，我过去就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人，也就是说，我当时就不是一个普通间谍。我告诉您，1952年时，我作为‘百眼巨人-2’情报网的头目，就在完成极为关键的任务了。”

卢奇安手拿酒杯呆住了。“他怎么，是疯了？！”大尉想。“还是？……”他找不到恰当的词语。现在卢奇安真后悔没有带弗龙泽来，他单枪匹马卷进了这桩冒险事。

潘塔济看到军官内心紧张，凝神倾听，他的嘴角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当时是头目，”他强调说，“但是现在不是了。你们把理查德·布鲁斯逮捕之后，就撤换了我。请相信我，维济鲁先生，我是一个出色的间谍，”潘塔济带着绝望的真诚吐露着往事。他贪婪地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不，不，他疯啦，”卢奇安对这一番呓语无法作出解

释，所以对自己这样说。“同疯子打交道可不容易。他们会把你搞得哭笑不得！”于是决定：“最主要的是不让他把我拖进陷阱……”

潘塔济已经不注意对方，他陶醉在自己的叙述之中。

“虽然我当过一个特务网的头目，曾是一个大人物，可还是被人家骗啦。1952年把我挤到了一边，我就一直在等啊……等啊……”

卢奇安忍不住问道：

“您等什么呢，潘塔济先生？”

“等主子把我从这里招回。但是，现在清楚啦，他们骗了我，并且……怎么说得准确些呢？……是用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方式。也许，我所说的一切您都觉得是疯子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如果您真这么想的话，那就是犯了一个大错误……维济鲁先生，我很有钱。我这不是胡吹。不，不是！我智力和体力都很健康。我在瑞士银行里有户头。那里存有我一大笔财产，那是我干职业特务这种苦役般的工作积蓄起来的。但是，有人卑鄙地出卖了我。欺骗了我！忘记了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等着有人来找我，这个滋味您恐怕还不了解。一听到有人敲门，就去开门对暗号：‘希金斯先生，皮格马利翁喜欢您！’”

“他要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卢奇安被这异乎寻常的表白搞得莫名其妙，极力猜测着。

潘塔济沉默片刻之后，又转身向军官，以阴谋家的口吻说道：

“大尉先生，我请您来，是想作一笔交易。是的，是的，作一笔交易。”

“请说吧，”卢奇安应道。

“到1944年8月23日^①，我已经有了十年间谍工作的经历。如果再加上到1952年为止的八年，那一共是十八年。整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活动，推动我的只有一个想法：活着结束这套把戏，也就是说，活着脱离这一工作，去瑞士日内瓦湖畔安度晚年。这个理想有什么不好呢？我告诉您，我至今仍是孑然一身，您总会理解我了吧？特殊的活动方式不允许我成家。可现在又怎么样呢？结果落了个退休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一个瑞士银行活期存款拥有者的下场！不错，1951年我的这一理想几乎实现了……”

卢奇安注意倾听着潘塔济的话，不放过只言片语。这个间谍的自白越来越显得不可思议。类似的情况象维济鲁大尉这样有经验的军官还从未碰到过。

“我决定报复一下我原来的那些主子……”

“哦，原来是这个目的啊！”卢奇安高兴了。“再看看是什么交易！”

“我的目的已定，”潘塔济好象已完全摆脱了刚才的苦闷，精力充沛地继续说道，“就很容易地制定了报复的计划。我决定暴露我的继任人，也许是继任人的继任人。维济鲁先生，上帝赐给我成功。我找到了他！要是您想知道的话，他也是我们事业中的佼佼者。他为之服务的那个大国，就是我原来服务的那个大国。”

卢奇安为了证实自己理解了这一席话，反问道：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已经摸到了您的继任人的继任人的线索？”

^① 这一天，国王按照共产党制定的计划行事，把来到王宫的“元首”安东尼斯库和法西斯政府成员逮捕了。这便成了武装起义的开始。起义者推翻了法西斯政权。